

張文忠公文集

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經 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

省已 率性之偏 民職不宜泛授

戒貪 觀已成事

心誠愛民則知無不及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勲闕行能膺茲異  
數苟要其廩示祿假其威權惟濟已私靡思報國  
天監伊邇將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僭人  
爵而曠其事已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竊謂及物之心人孰無有第其才質強弱有所  
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為事

張文忠公集卷第二十一

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  
終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  
循已性之偏而處之鮮有其不敗者古人佩弦  
若三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蒞官不才  
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諸故也

幅員之人罔計其衆有民有土為數幾何惟首  
庶庶不為世所誚矧夫一身之微所享無幾  
心溪壑適以自賊一或臯及上孤國恩中貽  
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  
足以償一夕縲紲之苦與其戚於已敗曷若戒

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共戒

今選官者大率重內輕外殊不知漢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致家給人足者由重牧民之長故也夫外官得人內雖失治不害其為安外官非其人內雖云治而郡邑無不亂之理嗚呼牧守之所係者若此汎焉而選懵焉而授者奚為不是慮哉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嘗先意得其所欲厥理無他誠焉而已矣蓋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有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無有矣

前輩謂吏人以法律為師魏相所以望隆當時者漢家典故無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脩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為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

事不預知難以應卒  
治官如家  
瘴說

受謁

禁家人侵謁

告廟

比次其境則路訪途詢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強宗有無朝夕控訴之人多寡至則遠

居數舍召掌之者語其詳疏其概先得其情迨下車日叅考以斷若素無所備卒然至部聽訟之際一語乖張則必貽笑闔境况民情易動尤在厥初初焉無以厭服其心后雖有爲亦將弗信故詩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然受其訟而翌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輕率應答使士民失望也

受諸執事者叅謁不可嘿無一言第曰某有何能誤蒙國恩託茲重寄肇臨乃境芒背汗顏期與諸公滌慮澄心以弘至治汝如余違則有常

憲非所敢私其務各欽爾司毋轍其舊

治官如治家古人嘗有是訓矣竊謂一家之事無緩急巨細爲之者皆所當知少不心及則爲失治况牧民之長百責所叢若庠序傳置若厓廡若囹圄若溝洫若橋障凡所當及者甚衆既上相時度力弊者葺之汙者潔之堙者疏之缺者完之舊所無者增益之若曰彼之不脩何預我事瞬目瓜代自苦奚爲此念一萌則庶務從而隳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盡心即爲苟祿可不式哉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有仕亦有焉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游宴公務廢隳此政事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靡間遠近民怨神怒無恙者必疾有疾者必死雖扁鵲治之亦不能差昔劉元城先生處瘴海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載其言以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夫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大率皆由家人喜奢好侈中旣不給則其執必巧於求人縱其所親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或名假貸或託姻屬宴饋徵逐通室無禁以致動相掣肘威無所施己雖日昌民則日瘁比年以來坐是敗辱者駢首儷踵嗚呼使其爲妻妾而爲之則妻妾不能救焉使其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能救焉使其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救焉等而

上之雖為父母而父母亦不能救誠知其皆不能救曷若廉勤乃職而自為乎蓋自為雖闔門恒若淡泊而其獲利則甚遠為人雖喧議群樂於暫而為患於他日則無涯二者之間非深知真悟者未易與之語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故事牧民官既上則必告於境內當祀之神宜因而以不賄自誓庶堅其向善之心爾後雖欲轉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矣

### 聽訟第三

察情 辨訟 宜緩 勿聽讒

別強弱 待問者勿使停留 會問妖言 民病如已病

雲莊類集卷九五

五

人不能獨處必資眾以遂其生眾以相資此訟之所從生也故聖人作易以訟繼師其示警言深矣夫善聽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先審其辭其情直則辭直其情曲則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從而詰之誠偽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大率不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者未易臻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其能聽訟為自足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已蓋蚩蚩之氓闇於刑  
憲書訟者誠能開以直枉曉以利害鮮有不愧  
服兩釋而退者惟其利於所獲含糊是非陽解  
而陰啖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  
厥今吏按情僞混殺莫之敢信職乎此也大抵  
一方之訟宜擇一二老成練事者書之或月比  
而季考酌其功過而示以賞罰若夫歐詈假質  
鎖屑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如迷不復乃引  
而之官終無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原可清  
而民間澆薄之俗庶乎復歸於厚矣

夫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徃徃誣其人嘗謗官長  
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謗言於事外惟覈其所  
告之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  
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鄉長諭之斯得  
體矣

世俗之情強多欺弱富多吞貧衆多暴寡在官  
者多陵無執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走嘗使外所過見州縣待問者雲集其門切每  
病焉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



不旬浹則訟庭闐然矣

民之有訟如已有訟民之流亡如已流亡民在縲紲如已在縲紲民陷水火如已陷水火一切疾苦皆如己身當之雖欲因仍不可得矣

訟有相約而問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榜掠若釋若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是已

民有妖言惑衆者則當假以別罪罪之如有匿名騰謗諸詐僞書取而火之則厥迹滅矣勿使蔓爲大獄禍延無辜

近年司憲者其遇詞訟往往檄州縣官代聽不可承望風旨邀寵一時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陰理

遇下第四

絕饋謁待徒隸

詳吏按省事

約束威克

夫曰佐官長治事親炙而不能闕者惟吏爲然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能闕故久而必至有所挾此厥今胥吏之通病也欲其畏則莫若自嚴欲其無所挾則莫若詳視其按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絕其饋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按者非吹毛求疵理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按牘以行少不經心則

奸利隨出大抵使人不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  
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故  
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  
於三者度已所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弄矣  
諸吏曹不可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  
以來訟端以啓倖門暇則召集講經或讀律多  
方羈縻則自不能橫矣

皂卒徒隸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往  
來若輩小人威以涖之猶恐其倚一或解嚴必  
至百無忌憚矣

夫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蓋心省則事省事  
省則民安而吏無所資一或紛然上下胥懼其  
擾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則又在夫措畫隄備  
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  
不特用兵爲然謂如一役之脩一宴之設一獄  
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略繁舉要民之受賜則亦  
不淺走嘗爲縣其胥史輩春則追農以報農桑  
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  
賦芻以飼尚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逸盜及積年  
逋稅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走見其然每揮

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自時厥後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失志而百姓得安至今旁郡例之而不廢小爲一邑大而爲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爲尤難蓋吏與官比詭詐易生民遠於官政事或不能悉誤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小過不懲久必恣意而無憚大抵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剔漱之則益利傳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

先勞勸學

申舊制勸農

明綱常朋遠

恤寡

示勸

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蓋已逸則民勞已勞則民逸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勿倦嗚呼此真萬世爲治之格言也與  
朝廷德澤牧民多者屯而不能宣布我朝自

世相皇帝迄今百有餘年

列聖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國若民者討論靡遺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但有司寢而不爲申明遂爲墜典苟能揭而行之則不待他求而治道備矣

欲宣教化去其黷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磳昆弟鬪侮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者比比是然許事不必待告但風鄉長糾其尤者一二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慄然改行矣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案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備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則隨事省之久而絃誦之聲聞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係焉其所當爲有不待勸者時因行治其遇輟工廢業者切責一二傍近聞之必知自勵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外數日絡繹迎視遠近騷然至則胥史僮卒不下數輩賂遺徵取下及鷄豚名爲

勸農其實擾之名爲擾之其實勞之大抵勸農之道無他勿奪其時而已矣其餘繁文末節略之可也

或問遠方僚民巢處溪洞猛不能讐言寬不能懷喜則人怒則獸欲宣 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凶狠無若虎狼然使之左右前後惟吾之爲聽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克剛莫如柔治繁莫如簡且彼之所以反側不恆者亦必有其由矣或貪其財或蹙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屬以致蟻結蜂屯肆厥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况彼兵一動非有 上命守土者坐視不敢前比許追襲則已雉兔逃而禽鳥散矣由是而論安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尚監于茲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之所甚憫其聚居之所暇則親泣或遣人省視若衣若糲若藥餌有不時給者糾治之或謂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

而發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其所以縱之者私於彼而已矣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氣奪聖人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此其驗矣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為勸必多

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慎獄第六

存恕 巡警

獄詰其初 按視

哀矜 詳讞

非縱囚 視屍

自責 囚糧

人之良孰願為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

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嘗潛体其然使父飢母寒妻子愠見徵負旁午疹疫交攻萬死一生朝不逮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者能幾何人其或因而攘竊不原其情輒置諸理嬰笞關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囚雖欲慘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

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寃立爲辨白不可徒拘閱吏文也噫姦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故事承檢尸之報則劃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后時時焉而不親泣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細其檢尸之式又當徧考筮仕者不可不知

天地之德無過好生

聖元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紲而無家者皆給以糧惟縣獄無有意者以縣非待報之所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爲州若府者徃徃爲吏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瘦死者衆夫罪不至死而以己私殺之其不仁甚矣爲州府者所當深戒也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使民不爲盜爲尤難蓋

天下之事先其幾爲之則有餘后其幾爲之則艱苦而無所益夫盜之發也恒出不虞知者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幾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大抵盜猶鼠也尉猶捕鼠之狸也狸勤於出鼠必伏而不動狸怠不出則鼠出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哉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勤本以致富蓋勤斯禮義生禮義旣生雖驅之使竊亦必不肯爲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諒哉

獄庭宜時一到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抑亦使司獄吏卒輩知所警畏而喧闐飲博逸而發獄者必無有矣是亦先事而防之微意也倉庫亡友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聞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與論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民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所發非過也

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爲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以縱之是不幾於弄天



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者乎然是事也出之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也

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飢者衆為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

救荒第七

補蝗 均賦 多方賑救 預備 祈禱 不可 奴妾流民 救焚 反風 止災異

故事蝗生其境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則所坐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小大多寡為害重輕若遽然以聞泣其上者群集族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有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穉則

雲莊類集卷十五 十五

當亟率衆力以圍之固不必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於負荷而后可以有為

天所以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蓋將使推所有以濟人之不及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者舉之枉者錯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為惠人寔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之瘡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私之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

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蠲征或募雜勸雜或聽  
民收其遺穧或命醫察其疹疾凡可以拯其生  
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  
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嗚呼凡牧民者其以  
古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矣

夫災異之生常出於人所不意素有其備雖甚  
不足爲憂今州郡多無委積雖有而在上者封  
錮甚嚴不測有虞茫然無所措手此厥今牧民  
者之通患也然而今所謂祇應其無有及不足  
之處亦多而使客亦未聞有枵腹而過者意必

有以營畫故也至於備荒之儲獨未有及者豈  
以治平之時何遽有此所以因仍歲月幸滿而  
去嘗聞近代爲縣教民家種蔓青成則搗而餅  
之大者四三斤乾則儲之后值凶儉年蒸而以  
食飢民味甘且美賴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  
民之遠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預其備哉  
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  
好名未及而先爲或避謗逾期而不爲皆非也  
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已愆民有

冤歟已有賊歟政事有未善歟報國之心有未誠歟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俟追改而后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嘗見一顯官值凶年於所部市流民子女殆數十輩其美且壯者則妾而奴之其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僕聞聲感曰使其困憊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撫字而奴妾之罪將若何故度名紀之以式來者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蒞以救之惻隱之心

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不辭矣

滅火反風虎渡河蝗不入境金隄之水迴流此在長民者之德何如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灾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不上或可也

事長第八

各守涯分  
處患難  
以禮下人  
不可以律已之心律人  
分謗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以亡家之所以敗太率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鑒甚明今夫上

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  
幙屬焉有胥史焉苟各安厥分而事其事則天  
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人倚其職事  
物既異而所見必有不同或長不知待佐貳之  
術或佐貳闇於事長之道少相辭色則彼此胥  
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則當  
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  
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有不迴之理  
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為長者亦當如是諭之  
稍有所挾彼雖面從退而必有不堪日引月深

三十九  
雲莊類集卷十五  
六  
友

終於洩露人見其乖忤也讒譖之言乘之而入  
以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為一時之忿使同僚  
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淺褊可知  
故前賢謂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  
須小忍又曰忍為衆妙之門嗚呼旨哉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  
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  
庶幾乎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互其基得與失胥勝成與  
敗相為循環古今未有有榮無辱有得無失有

成無敗之理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得其道則數者皆不足撓吾之天處之不得其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之辱必詘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者皆所不恤惟顧其在我者何如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爲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焉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處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爲難矣嗚呼善觀人者其於焉審之

是非毀譽自古爲政者所不能無也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歸人聞毀則歸己無論長貳皆當如是處之前輩謂恩欲已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人有爲郡掾而其守新上褊鰲不禮其下者常令掾屬羅拜於庭有一郡掾初以疾在告及愈例當庭叅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庭下使其設拜郡掾恬不動容興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爲

宰相其後果然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含容大抵律已當嚴待人當恕欲人人已同天下恐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

郊迎新上者不可自育

告以舊政

不竟完歸

聞代者至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已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為善即己之為善也詎可惟許已為而不顧他人為哉

為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蓋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慎終如始故君子與焉

嘗見世之受代者多有所爭要皆舊官不廣之所致也或據其居而不徙或專其田而不分或廋其公物而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無所於訴甚非君子善後之道也

夫利之與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義近則利遠况為民師率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視市井小人為尤甚焉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代之未至也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

鳩錢幣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皆非  
士君子之事蓋爲善不求人知者爲上知而不  
自有其善者次之嗶嗶焉自媒自鬻惟崇虛譽  
者斯爲下矣

聞近代東原吳昺慶爲其所憲長旣代諄諄新  
上者曰某事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決某  
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可用一部之政毫  
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嗚呼今  
之仕者方其在職尚不肯用心乃尔况已代去  
而敢責其如是哉

其在政也值歲豐穰民安盜息官無秕政而同  
僚悅服則其去之日雖弊車羸馬行橐儻然其  
樂有不翅萬金獲而千駟受者故前輩由外官  
而至執政者曾其濟人之功皆自以爲不及爲  
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  
爲也

居閑第十

輕去就如釋重負  
進退皆有爲以義處命  
求進於已  
風節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  
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

一州任一路之責者則憂一路任天下之責者則以天下爲憂蓋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欲盡其官有不得不然者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蓋以此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夔稷契周召伊傅之爲臣固未嘗不憂其責而以位爲樂彼以爲樂者皆苟於其職者也嗚呼以大聖大賢宜不難於所任猶且不自暇逸如此况才不聖賢若者顧可樂其位而重其去哉

古人以休官致政爲釋重負而脫羈囚切嘗思

之誠有其理方其仕也出入嚴而起居惟謹微不至一顛一笑亦不敢輕以假人况夫一身而爲衆庶之所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譬之特行於高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逮夫一旦瓜及完身而去詎止如釋重負脫羈囚而已哉嘗見仕而休居者往往不憚其閑或命子姪或託朋友市奸構訟靡政不及小有所違則曰去官同見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納維谷甚而撓沮排觝爲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靡設使已政之初人以是干擾則當若何凡居閑



者不可不戒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是進亦有爲而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狃於進退則憚焉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慚蹙縮不敢一出戶者夫軒冕古人以爲倘來之物其有也何加其無也又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外物以爲重輕則其人品之卑不待論而知矣

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謂命之窮者雖竭蹶求進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逝深歲而亦不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嘗談非君子之所尚也士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遠義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非言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是非委之命也彼淪胥富貴利達之境而不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解宜乎接武禍機而卒不悟也悲夫

士當求進於己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己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己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必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敢不求况古人初不以富貴

利達爲心其所以欲仕者直假彼以行其道道不能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不以爲榮而以爲耻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與語此哉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炎不附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嗚呼士而居閑者能以此言銘心庶不易所守而勢要趨矣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經進風憲忠告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衆夫所嚴如處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語一嘿必遵禮法厥德乃全跬步有違則人人得而訾之矣苟挾權怙勢惟殖已私或巧規子錢或盜行監帖或荒耽麩蘖或私用

雲莊類稿卷六

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宴游無度或潛託有司之事或妄興不急之工或曠官第而弗居或縱家人而不檢於斯數者而有一焉皆足爲風憲之

累

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勢要因夫

夫

朝廷以中臺爲肅政御史爲監察以憲司爲廉訪者政欲弭奸貪戢侵擾開誠布公俾所屬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將焉法哉且他人有犯輕則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聞於上而戮之已之所犯其孰得而發哉恃人不敢發日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將如天理何故余備載其

然俾爲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益知所以自重  
示教第二

甚矣人之不可無教也生知如聖人猶胥教誨  
胥訓告況不能聖人萬一者可忽焉而不務哉  
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憚雖提耳面命則亦  
不足發其良心何則非所素服素畏故也今夫  
庶司之職爲衆所畏且服者莫如風憲誠因監  
涖於彼或始上之日會所屬而勗之曰彼之官  
重者廷授次則省授又次則吏部授大小雖殊  
無非國家臣子爲人臣子奸污不法入孰汝容

夫納賂營私所得甚少所喪甚多與其事敗治  
女曷若先事而教之爲愈哉吾之此言雖若薄  
女實厚女也雖若毒女實恩女也苟能如是諭  
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惡爲善良者  
矣且刑罰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爲治之道  
莫尚焉聖人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又聞治於未  
然者易治於已然者難近年劉伯宣爲浙西憲  
使疏真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屬且曰近年執  
憲者惟知威人以刑而不知悔人以善嗚呼劉  
公此言可謂仁人君子深得風憲之體者矣

詢訪第三

今爲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爲主非彼狃徇一偏蓋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故通其情莫如悉心詢訪小而一縣一州大而一郡一國吏孰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衆何政利民豪橫有無風俗厚薄旣得其凡佗日詳加綜覈復驗以事其孰得而隱哉苟廉矣即優之禮貌之薦舉之則爲善者勸矣苟貪矣雖極品之貴即茂之威拒之糾劾之則爲惡者懲矣推而至於待士遇吏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猶一家之務焉善爲家者其子弟族屬下逮奴隸其情性良否皆所當知一或不及則將甘爲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顛倒以佞爲忠以貪爲廉以無能爲有能政令不行而紀綱替矣前輩有之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嗚呼彼長風憲者其責任之重亦豈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輩之言爲法

按行第四

將家云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雖涖官臨政亦莫不爾夫廉司所涖之處一

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爲惡  
日久恐人有以發而訟之一旦故也彼旣內隱  
其惡則必多方以求司官所親之人而解之夫  
司官所親者曰書吏焉曰奏差焉曰總領焉曰  
祗候焉夫爲人彌縫私罪則何求不得何請不  
隨爲司官者苟不深防預備嚴爲禁切萬一連  
已悔將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猶或庶幾其或彼  
此胥貪弊將焉救於是乎有箕歛者有穉載者  
有篋笥充者有囊橐盈者微至土地所宜靡不  
搜刮昔端州出佳硯包孝肅公出判於彼及其  
代也徒手而歸李及知杭州絲餽縷謁不逮門  
由市白樂天文集終身以爲慙古人持身之廉  
如此况在風憲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  
自溷哉大抵憲長得人則司官不敢恣司官得  
人則書吏不敢恣抑聞各道公讌司官書吏奏  
差同堂而坐喧譁笑謔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  
縱自如百無忌憚諺謂廉訪司書吏之權跡此  
觀之信匪虛語誠能設法以禁之盛威以臨之  
小有所犯即隨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銳消沮威  
福不張於外矣凡初入風憲者不可不知

審錄第五

書曰庶獄庶慎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易謂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嗚呼予以見聖人好生之心與天地等矣夫飢寒切身自非深知義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無他况蚩蚩之氓爲守牧者教養之不至窮是爲盜是豈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爲制也恒寬而不亟促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爲盜也而有長幼踈戚之分均之爲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則醫藥之疾革則釋桎入人而侍之夫彼冥迷凶險之徒

既麗於理矣何足綴意而古人爲制如此者則其仁恕忠厚之情可見矣昔歐陽公父治死囚之獄求其生而不得則掩卷而嘆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殘忍者一切不務而惟威刑之尚謂其無茹寬而死者吾不信也夫涖官之法無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口威則欲其事集心善則不欲輕易害物况久繫之囚尤當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舊所隸卒吏溫以善色使自陳顛末情無所疑然後參之以按若據按以求其情鮮有不悞人者蓋

州縣無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釐或  
差生死攸係故聖人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論囚之道盡於此矣  
君子其慎諸

### 薦舉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蓋天  
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獨成  
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輩謂報國莫如  
薦賢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於家有田焉  
必求良農使之耕有貨焉必求能商使之賈有

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則蓋彼拳拳於  
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况受天下之寄任天  
下之責者乃不知求天下之才共治之豈其智  
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爲國之心未嘗如其爲  
家之心之切故也於此有人焉廉而且幹雖有  
不共戴天之仇公論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  
其人雖骨肉之親公論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  
常謂風憲非親不保非仇不彈又有身爲憲佐  
風御史薦已就陞者嗚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權  
授以儀表百司之職乃不思報効惟假之以行



已私人則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後舉不若不求而舉之爲公識而後薦不若采之輿議之爲博夫已不求賢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蓋求則不必舉舉則不必識矣故古人有聞而舉者有見而舉者有舉仇者有舉親者有集爲簿者有拜其剡者有書之夾袋者雖其舉不一要極於公當無私而已於戲誠如是則爲相爲風憲者安有臨事乏才之嘆

### 糾劾第七

夫臺憲之職無中外遠邇之分凡有所知皆得

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糾而言之可也雖在內苟知外官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務盡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貴近焉有疏遠焉貴近者不少貧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此義也切嘗謂薦舉之體則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先貴宦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况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殆不宜輕易加之使數十

年作養之功掃地於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  
爲尤難得昔趙清獻公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  
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其言曰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絕之後乃無患  
君子不幸而有註誤則當爲國家保持愛護以  
全其德於戲趙公此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  
體之論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爲當路者楷式

### 奏對第八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  
所趨者不敢趨人所樂者不敢樂人所私者不

敢私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非難而何  
曷謂危入焉與 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  
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  
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  
於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  
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  
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其或奏  
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之陳理誠直雖  
從容宛轉而亦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亦屈  
夫倖倖其辭色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已於

事悉無所益古之攀闌斷鞅曳裾軻輪者皆勢  
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執  
以爲法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體此而行則蔑有不從者矣

臨難第九

夫人臣而當國家言責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  
其無有要在順處靜俟以理勝之而已若乃求  
哀乞憐惴龍言無所已先撓矣何以自明夫盡已  
之職爲國爲民而得罪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  
榮雖縲紲之荆楚之斧鉞之庸何愧哉歷觀自

古處禍患而不亂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結纓  
宜僚之正色王景文之與客弈棋劉禕之自書  
謝表魏元忠之聞赦不動是皆有以真知義命  
所在非區區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  
所養其情與僞於焉可以見之李斯臨刑父子  
相泣楊子雲被收投閣幾死王坦之與謝安齊  
名桓温來朝倒執手板崔浩自比子房爲辨史  
事聲嘶股栗便溺不能隱此可見彼惟事口耳  
而於聖賢性命之學實未嘗得諸心也善乎韓  
文公之言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

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聲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故君子之學以明理自信爲貴

### 全節第十

人之有死猶晝之必夜者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訝第爲子死於孝爲臣死於忠則其爲死也大身雖歿而名不沒焉太史公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其義則不死所謂重於泰山也如其義則一切無所顧所謂輕於鴻毛也

嗚呼夫人以眇焉之身倏耳之年使之嵩華聳而星日揭者非節義能爾耶况人之貴賤壽夭天所素定而謂附此人則得官違此人則失官言事則身危不言身則無所患此世俗無知者所見士君子豈以是爲取舍哉然正直亦有時而被禍者君子以爲不幸奸邪亦有時而蒙福者君子以爲幸一以爲幸一以爲不幸則其是非榮辱不待別而可知矣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於富貴不蹙於貧賤不搖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澳忍枉已

字類彙編卷六

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經 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脩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脩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脩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脩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

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於戲身爲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乃爲區區之利蠱惑而妄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聞死於凍飢而死於財於酒於色於逸樂者無代無之昔諸葛孔明爲丞相二十一年無尺寸之增於家未嘗憂其貧竟以勞於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榮常若世享萬鍾而不絕者唐元載爲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籍沒其家胡椒八百斛至今其名之穢常若蒙不潔而播臭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

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昏茲明驗矣嗚呼凡爲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爲法唐之元載爲戒雖台鼎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 用賢第二

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何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所舉則知之夫爲室而不衆工之資梓人雖巧室不能成矣爲國家而不衆賢之集相臣雖才

國不能治矣彼爲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焉無我已不能舉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舉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舉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舉世所無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於衆而已矣況大臣初不貴乎事無不知第公正其心無所媚疾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咕咕以爲才捷捷以爲辯自衒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爲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則臣職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百執事

之職有所不行爲人上者操約以馭繁居靜以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庸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旣任而疑之而務勝之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失而諂佞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不論可知吁

### 重民第三

蓋聞古之王者授版則拜切意萬乘之尊爲其民貶抑若是嘗疑焉而不取旣而思之國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廟社稷

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爾也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爲君又民者也君也者爲天爲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託我祖宗以是託我敢不敬與敢不慎與苟受其託而不能使之遂生安業乃從而擾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則是逆天而違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也而可乎彼爲民者固不敢與校然於天之心於祖宗之心其能無所戚與嘗謂愛民者無過於天無過於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爲尤難王者知其如是廩廩焉未嘗



不以民生爲重聞其害則除之覩其利則舉之  
牧守非其人則易置之今夫鷹師圉人所掌者  
不過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內侍重之刺  
史縣令乃爲祖宗爲國家牧養斯民者反視爲  
不切而漫畀之是愛民不如鷹犬重內侍不如  
受祖宗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豈不顛倒失體  
哉大抵下之所爲惟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  
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 遠慮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

其已然而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  
不能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壺疾已成而  
求艾雖殫力爲之無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  
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實之  
慮其久而必底於訐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  
是慮之尚何后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  
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軌固非一朝一夕之積  
良由今日以某事爲小過而不諫明日以某人  
爲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禍亂之成  
也故臣之於君獻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

之心始以爲無傷卒至大可傷始以爲不足慮  
卒至深可慮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思患而預  
防之於飲宴則防流連於田獵則防荒縱於營  
繕則防踰制於貨財則防損民於爵賞則防僭  
及於刑法則防濫殺於君子則防踈遠於小人  
則防玩狎於聽覽則防容奸於征伐則防瀆武  
夫君之於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  
過分之賞雖舊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  
交以褻瀆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  
上下之體定則禍亂無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

弟而治矣

調燮第五

人皆曰燮理陰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  
辭迄不知陰陽何術可以燮理按書周官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蓋周之三公即今宰相而  
漢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位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  
此切嘗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焉  
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盡人事以來  
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

表裏蓋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  
順天地氣順則陰陽從而序矣若乃怙勢立威  
挾權縱欲惡人異己諂佞是親於所言者不言  
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  
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灾祥視  
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  
之失得視宰相之賢不賢昔丙吉舍死人問牛  
喘自以爲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  
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爲相  
或謂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  
所測正當勤盡人事冰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  
深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事脩整雖陰陽之和  
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憚焉苟政事靡焉焚  
焉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爲治  
乎嗚呼凡爲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  
瞭然矣

任怨第六

夫爲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  
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爲惟當揆之以義義  
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兩軍之交兵刃

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  
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  
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爲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  
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  
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  
一路何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  
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  
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爲殊不知  
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  
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  
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勞以一身言  
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  
君父以憂措其長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爲執政  
者徃徃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  
或犯衆激使居己之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  
使父母任其勞爲國而使君長任其怨尚得爲  
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  
爲治故刑罰不患於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  
威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  
明廢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爲宰相誠能公

其心如是則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 分謗第七

夫共署聯事一人努力而前則餘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焉而不相隨語焉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幾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九在舟者無論䟽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況同爲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爲一己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彼非爲己爲家而得罪則九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與之共難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爲長者若曰此我之罪爲貳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闔堂之人皆爭引爲己罪則彼獲罪者雖不能釋亦必不至於重論矣古之敢於諫爭者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尚爲如此求解其肯坐視同官冤抑而不省哉嗚呼使分謗引咎之事爲宰相者誠能力行於今將見士大夫之名節愈厲民間之薄俗可敦而

國家他日亦不患其無伏羲死節之士矣一事之行所係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爲宰相細行哉

### 應變第八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報兵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逆順治不可一聞其言輒倉皇上變發百出未見敵而先自撓也且事固有聲虛以釣實乘間以釣之傳微爲巨以無形爲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夫國有大奸境有大敵彼旣非常而三以非常之計備之文守經將見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遇此權以濟才隨宜制變如丸轉於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於海王商聞大水之言君臣皆驚而商獨必其無事桓温將移晉祚聲誅王謝而謝安雍容談笑以拚其鋒回紇吐蕃合兵涇陽郭子儀單騎以徃諭盖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獨不能爲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輩謂鎮定大事非至公血誠不能或死或生舉置度外嗚呼世常以大臣國家柱石者其謂茲與

獻納第九

人臣之納言於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則十從八九無事則游畋般樂日相親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極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使或允亦必出於勉強而非其本心若夫善於納言者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因燕居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爲聖君如是則爲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聳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於自言者往往傍召耆年宿德置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爲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於上者不可洩於外而伐諸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禍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嗷嗷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致讒譖乘之中途見棄易大係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諒哉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願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才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於上則不能見知矣而小人間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耻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爲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優容喜納猶或庶幾其或疑其奪權違已賣直售名

將見舉動皆愆而身死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爲國者少阿容佞詐惟已之爲者多此無他蓋由爲已則有福而無禍爲國則有禍而無福故也嗚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則凡盡忠於我者萬不至於譴責矣雖然聖人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爲人臣者亦當炳幾先見退身於未辱之前庶幾君臣之間兩無所慊嘗見前代爲臣不免者大率皆由知進而不知退戀媿榮寵以致之殆不宜獨咎國家也或謂不可則去無乃於君臣之分太薄切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其所以



合者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祿也不過欲行其道而已矣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久而至於厭鄙誅竄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奚薄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經進 經筵餘旨

進表

臣養浩嘗讀孟軻氏書至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其風裁凜然壁立萬仞千百世下猶可令人想見蓋臣之於君惟敬之至故其爲慮也深慮之深故其期之也遠雖三代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用心率不越此所可惜者不能告之天子施諸當代乃爲戰國區區一邦之君而發明月夜光宜彼不知其珍也然由是而使后世爲人臣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爲臣之心爲人君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爲君之道其有功世教議者謂不在禹下詎不信哉欽惟

皇帝陛下寬仁明哲以無心而承大業兢兢守成惟

祖是式而又創開經筵登進儒雅

御書求治至于再三臣某忝以宮僚召預侍講之末際茲隆盛欣感交集輒不自揆僭陳平昔所聞於先哲者著書五篇一曰君道二曰君德三曰君體四曰君威五曰君治總而名曰經筵

餘旨謹繕寫成帙上塵

睿覽萬一有取則臣某之遇前賢有不逮矣臣  
某無任惶懼待罪之至謹隨所著奉表以聞

君德篇第一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人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欽  
明舜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曰  
濟皆輝光日新之謂也今夫天所以轉四時括  
萬象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故萬古不息人君  
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  
外物舉不能蝕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  
及其盛則逸不可制惟剛與明乃克勝之蓋明  
則能自知剛則能自斷割愛於所嬖止怒於憤  
發回心於篤好改行於已然非於人心道心瞭  
然者不能况人君與天体雖殊而其心則一隱  
顯之間影響斯應一念之善雖未形諸言天必  
應之以和一念不善雖未見諸事天必應之以  
異所以自古帝王遇災警省發政施仁卒能變  
而爲祥者徃徃由此舜何人哉顧立志何如耳

君道篇第二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舜

禹湯有天下而已不預焉公也桀紂幽厲有天  
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者以天下爲心一己之  
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之樂一時之適爲心天  
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而數千載下聞堯舜禹  
湯之風者莫不感戴如父母聞桀紂幽厲之風  
者莫不疾恨如仇讎回視當時所樂若傾宮瑤  
臺今皆蕩爲太空之塵而無豪髮蹤影之可見  
其昭然而存者貪暴之名萬古如一日嗚呼堯  
舜禹湯動相規戒不自暇逸其始也若自苦由  
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榮也大樂也桀紂幽厲窮  
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若自得由今觀之大  
危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故聖人立教每以堯  
舜禹湯爲天下後世法桀紂幽厲爲天下後世  
戒者其有以夫

君體篇第三

維簡維靜爲人君之體簡非省事謂不侵臣務  
也靜非無爲謂應物而物不能撓也鑑之空衡  
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畢見者得應物  
之體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泊乎其心與衡鑑等  
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舊以待有罪不敢

貸於所親况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身而臨億兆之衆深居九重而欲使天下皆安百官皆舉其職非於賞罰之柄握之堅行之必其何以臻此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餘年而賞罰之柄未嘗一日或失端嚴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既帝矣擁威姬騎周昌項慢罵臣下故四皓耻而不仕唐太宗由秦邸而踐天位好勝自矜猶藩王之轍是皆有失乎人君之體也然則得體之道柰何曰敬

君威篇第四

雲莊類稿卷八

四

盛飾儀衛非君威也專於誅殺非君威也峻其宮闕城廓非君威也然而爲威者何不殺諫臣以作臺諫敢言之氣此

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者爲批龍鱗又爲犯雷霆幸而見從猶慮不測萬一致怒輕則杖之重則刃之又重則籍而族之自非忠懇出於極不得已孰肯舍身爲國甘受如許之禍哉故自古迄今人臣以諫聞者百無一二王者知其然故表木以來之和顏以聽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

首畏尾而不至況壓以勢而中之以法孰敢伸其喙哉大抵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使其言惟務於順則非所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喜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爲誰歟苟爲國爲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艾而爲不忠矣嗚呼爲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爲戒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爲天子家法告之宗廟傳之子孫頒詔天下真后世入主享國綿遠之計哉

君治篇第五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蓋得人則朝廷尊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係爲尤重昔孟子謂左右前后皆薛居州王孰與爲不善左右前后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爲善夫宰相臺諫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炙苟不嚴示以法使之恒有所警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

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踈小人多易親蓋  
君子惟知納君於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爲小人  
惟知諂佞逢迎百無所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  
爲不忠不忠者爲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  
所以致治致亂大概不出此二途善乎楚共王  
之言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  
焉其功不細申侯伯與我處常恣縱我吾所樂  
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  
於是重賞筦蘇而逐申侯嗚呼人君能以是爲  
心則天下何患乎不治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文忠公文集/[元]張養浩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10-9

I. 張… II. 張… III. ①詩歌—作品集—中國—元代  
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元代 IV. 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14290號

ISBN 7-5013-2910-9



9 787501 329106 >

書名 張文忠公文集(全十冊)  
著者 [元]張養浩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〇七·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10-9 / K·1161

定價 三四四〇圓



